東皐集

乾

簡札
雜著
補遺
詩
啓辭

獻議
書札
行狀
碣銘
年譜

簡札

答舍兄書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五

簡札

答舍兄書 似是伯公在星州時書

半剌送人來承得手札哀慰哀慰吾輩罪惡之積有以致此奈何奈何靜而思之彼既不幸得之非人當初相知之時乃其殺身之日可痛可痛時議許不延坐而 天恩反賜以子之所爲父不可知之 教思此感勵亦可以自慰幸須置之外事勿復挂懷雖百痛傷更無回生之益不如付之於無何之域耳更須勿痛林公旣歸與來之事可以無憂亦勿爲念此中

賡尹亦別送人別致賻物矣瘞諸馬山使之近京使
護何如餘望十分消遣善保餘齡是我不得已之望
耳塡膺萬緒何盡於書謹白

答舍兄書似是乙卯倭變公爲元帥時書

承悉示意崔事許令戴罪從軍立功自贖已曾啓
聞矣須將是意說與其使之多斬倭頭以贖其罪爲善
止其　啓請之事則業已啓　聞勢已難及只有斬
獲一路可以自贖耳主帥之老慟弟已知之　朝廷
亦非不知而無可當之人不得已遣之耳無武弁令
旦其報狀使許出送治官事令朝通關御史耳蔭官

請遞事亦已料及監司亦曾 啓請云而但賊勢方急無暇及此耳吾輩世荷 國恩當此大事而凡事解弛禍將不測唯有一死可以報 國恩耳餘無可念謹復

又 此以下伯公爲監司時書

今晨承本月初七日在全州修書審無事馳驅慰仰慰仰弟之墜秩出於意外曾已通書想得及達爾憂有物論待之屢辭猶未得請終未免於出仕遂成冒恥之身從此尤無逃死之地是亦可歎耳子弟輩必不以此墜爲異爲惧故不之通示耳十曉之書云近

日夢煩此亟弟之拜職前五六日也事至無妄應感
夢寐而然矣惧不自已又十晦書云會寧馬島雖已
設鎮若不加軍與粮與無無異云云許多小堡安得
軍粮而盡充之乎只備十餘日之費則賊兵攻圍之
際兵水使等可及馳援矣況雖小堡少有守兵則賊
必不棄之而過去相望設堡互相連綴此制敵之方
也幸勿以爲小而發此難守之說致動易搖之人心
爲善令年之敵亦豈可謂極大乎只緣乘我無備而
猝發耳今則賊旣敗衂於靈巖鹿島此等處則知有
防守應不再來但彼多擄我人之稍黠者徹知無備

處而直衝上六浦諸地則是深可慮彼處之備尤宜
留念留念且道內無粧不射之人教以擲石之戰最
爲有關而本道則不解此技須借安東慶州金海等
處善於擲石之戰者三四十人分送諸處使之教習
何如近欲建于備邊司公事爲計耳玉堂箚子同封
送上幸細察而詳處之其中所言倭事俱似虛傳但
以此人心洶懼則此爲可慮然此言亦不可謂必無
其理徐徐聞見而鎭定之心常不釋爲望且頃日果
出所捉鮑作于置之而勿治以開見賊來告之路爲
善爲善彼旣以捉魚資生無處不到雖欲嚴禁茫洋

大海抵死潛入之人其可能盡禁乎欲禁則法愈密而姦愈甚緣此潛往潛返雖見賊船畏法罰無從實進告之理寧聽任其出入使無所忌而誘令見賊船而登時來告之意則庶幾得其力矣或以爲孤單深入如或被擄則反爲賊嚮導云云此弊則果不無矣今若禁之而使之永絶入海之弊則誠善矣然雖禁多方潛身冒入者旣不可勝禁則潛往被擄者其將奈何與其禁而不可禁無寧任其出入使無被罪之懼則彼或見擄逃還將不憚於進告矣彼此利害豈不大相遼乎此意不可不知故白之耳謹上

又

昨日都事傳書今朝沃溝人傳書并得承受知行候
無事可慰孤懷此中時亦苟度耳諫劄文勢雖似不
專指我而我之新陞適有此言則安可不爲之動念
耶亦安知所指者定在何人耶其所聞略錄前書想
今已達矣就中李任趙士秀字公今被物論至於見罷可
恨彼本偏執而政事之間不避嫌疑致來此駁蓋禮
曹叅判有闕座目之高而可爲者尙多以伯高趙彦秀字
擬諸首此必發於欲爲而不得者之口且金吾郎有
闕以女壻同生知有相避而強擬諸首後政換以他

司是皆不恤人言行臆而爲之其他族屬之人亦多
爲官蓋彼自信大道不顧小嫌而然世事其可畏也
如是耳造舟之多軍人之少非不知之然至於多用
舟師之際不爲預備則末由卒辦耳軍官嘗聞見然
能料事有智計之人未易得之耳黑山之事偶有所
聞而不爲公事只自備邊司行移問之以此不以爲
關重兵使必不通於監司矣柳忠貞上疏之事僉議
或有欲行者而聞有如士容輩皆不欲爲之故令本
道監司商確啓　聞後更議事已爲行移矣愼勿輕
易處之更爲聞見道內熟諳關防利害之人與兵水

諸人另加理會反覆詳議然後枚舉各議啓 聞爲
善前聞海南之人多不欲華麗云其處事知人亦不
可不訪問也當此末世凡事力主爲之而一人非之
則終必爲讒致禍不細此不可不慮耳羊皮貼裡送
上但圍狹恐難著也今見丁傑之書以無形名爲慮
云前日弟在時令各官多造旗幟不知已造否須令
各邑使之鮮明造作而分送于彼爲可凡造形名要
令有色多造凡旗幟鮮明軍容整肅敵人奪氣此古
昔善於持兵者之一務也通報並上照之餘俟持簡
人還不復一一盡之燈下信筆艱得成字

公於乙卯征倭事定還朝後公之凡判書公以金州府尹征倭有功特陞全羅道觀察使加巡察使故書中所及如右矣今以此書與此下諸札及公辭輸養官劄有曰自受兵務後云云等語觀之則公之平倭還朝後必自察禦倭機務矣而公行狀中不及此事則必是記者之脫漏耳

又

古阜人來承手札備審示意兵水使在前監司敵體待之已成習尚其不從監司之令無足怪者宜以談笑處之勿露圭角爲得耳將相須和可以濟事至於不得已之事特亦通簡而開諭之務令和洽然如水使者流則或有已甚之事或避嫌或論 啓亦何所

妨耶闕立者退番載在後錄此乃兵使之任彼豈肯
不爲聽裁乎須更思之務令彼此得中處之爲幸也
至於疊發之事則民情怨受其弊須反覆通關期令
從一爲善且軍器之備乃各官通務兵水使豈得專
利耶亦將此意開諭之勿復如前但各官修備軍器
能如一家之事盡心爲之則雖不請報可爲耳各官
之力所可爲之事一一報請是亦可悉耳餘萬萬不
一謹復

又

書信之稀近來尤甚今得前月念八書知巡使候稍平

深慰深慰此中時得粗保叔母主亦頗蘇復耳且晦
日青巖察訪來辭仍問南中之事其言兵使政迹聞
來深慰所望其言曰監司戒諭深切南亦在京多聞
病痛而凡事專尚柔道道内之人皆喜曰若果如此
當勅我輩恐怕之意皆虐也云然其威名素著悉信
并行云聞之不覺嘉喜夜來仍人聞之則察公乃生
公切隣切交曰其薦得此官云恐無乃阿私而謂然
耶此則弟之私見也且言歧浦之事邉恊及道内之
人皆言其革罷此鎮則其地反爲賊之窟穴切不可
革云從前議論如此不一故弟亦不敢發言耳默察

其意則似與與柳忠貞邊協各爲一邊耳黃川事亦如
右意此非深知利害之言似不可取信爾且察訪之
爲人頗似喋喋阿諂其言亦不可取實且言防備之
事監司與兵使手合幾盡措置但上六浦頗爲虛踈
云云此言亦果盡然耶軍官則李京外四人已曾口
傳望後欲發送爾造船事曰經　筵官所啓而下書
然此等事兵水使履例皆有書何必監司獨當爲之
乎當勑水使使之披揀聰識論報據其意馳　啓則
似合事體矣適客到且有官事不能一一只冀慎攝
慎攝謹復

又

即今巡覽若何夔仰實多近來日候雖溫連日大風陰曀氣頗嚴冷此政調攝極難之時更須若特善保頃得長與所修書者持來書審緣勞致疾此乃閑靜之餘馳騖而然習成則自安而憂慮不已且防備之難果如來示但許多邊堡豈可一一充兵待此不期之賊耶只令列鎮多備器械賊來足以自守而已若粮械有定則城中之衆雖不多亦可延日以待外兵之來耳內邑之軍亦何可預待自圖耶要令預抄精銳嚴立法制使業武及有武才之人無所隱漏預備

弓矢其不能自備者官自給之賊至某處三兩日相
持之際勢必可及馳救矣且須預定某邑則當救某
追非武士守令則擇鄉中前朝官及有武才鄉所所
信服者定爲衛部將使各自擇陪隷仍令其守令爲
主將倉卒之間勿煩號令各知所向及時馳赴敗衄
則守令斬其衛部將衛部各督其隊伍則各自用心
擇率一鄉有武可用之人無使隱脫而終必有效矣
然此亦必待守令之剛明然後可辦此事其守令才
否預須陰試而黜陟之爲可耳三城形勢亦各不同
於蘭政得形勢之地非爲井泉之故則萬無搖動之

理矣但以無井之故欲移之若築堤鑿渠以通泉路則斯亦良計未知如何但新見之地水草有餘則無所不可而若無藏艦之地則斯亦爲難矣康津之城弟之所見亦欲仍舊但棄後山而進築之則似爲大誤矣古人攻城之策至有築土而臨之者況高峯在後賊若奪據而臨之則城中將無所隱蔽此其大段料理處弟之所見則城基太闊難於守禦欲截去其東西傍出之膺而狹築之則庶便於守禦更加料度長興則只加小小修築馬島則城甚固完只令守將隨加修葺耳會寧則城盡頹圮不可不築也造船之

役畢似急務此亦各浦循例之事只督程限如有闕
軍少少添助則限明春防守豈難就功乎船數亦甚
不多已爲酌定其額矣雖有備邊司見操不必添浦
盡備擇其中有人夫之浦使於酌定之數內造之耳其
船過大多造則恐其無益故云耳箭則各官已有按
月造作之例但造弓之事未有良策兵水使已與備
邊司商確而去耳弟之在彼時欲使道內贓贖之布
勿令上送留爲造弓之費而不果爲之今當留此或
貿材貿角或助匠人供饋之費如何其他所補亦須
周思而善圖之爲可且水陸軍居沿海者留防本邑

責其守城甚爲良計此本道軍情素所發願者也但
追逐邀擊之事不得已使本土知形勢習舟楫者爲
之可也一朝以內地不習之卒當之則何能應變耶
大要須整辦舟楫器械以待事變水路則專責水使
使之率舟師及沿海各官各浦隨賊所在窮追擊捕
使不得下陸下陸則責兵使率陸軍馳赴鏖戰隨即
截滅但守令則皆屬兵使諸浦則皆屬水使乃其體
統而若舟師多在之邑則不得已姑屬水使使之盡
其水技可也且鮑作干輩爲兵水使所侵暴多致逃
散此從前巨弊須令務祛此弊雖出入諸島勿令苛

禁其船隻亦勿強奪使彼輩安集而有事之際使之
盡力且用其船可添戰備乃是大益矣從前兵水使
輩慮彼深入遇賊以被人物被虜之罪故切禁彼輩
之素所業食彼輩不以此懲廢所業反百般設計潛
入深島雖或遇於賊船抵死隱諱若任其出入恣爲
生業如遇賊船之來過使之登時赴告則諸鎭從而
預知而設備待之此亦覘賊之一奇而使彼亦無犯
禁獲罪之患矣然禁彼下海已成積習須極誠待然
後可得其用耳加里浦欲韋之見我已先獲於柳見
矣而促來此發言微見諸相之意則皆有不然之色

而詢諸海南之人則亦以爲不當革詢諸左道之人
則或以爲可革第彼在腹心之外不關有無而皆曰
不可革以此度之則革罷之後脫有小賊竊發於右
道之内則乃謂其也主張革罷此鎮之祟也且有
祖宗疆土不宜縮小之論矣此末世多言亦不可不
慮耳此鎮之事柳與吾見相同第亦計之甚熟而有
此等難事故遲停之耳且丁柳之器局各有所長柳
才頗優於丁但柳多作爲而丁頗的實須知此意而
裁抑而勸勵之使之各成其才而已餘萬不一持書
來人久不辭歸必有渠輩所爲之事而然也其還當

後一一只冀愼攝愼攝謹白

上權左相書

云云似聞物議欲治光平卽金明龜君號云公論雖不可沮遏然於鄙意頗有未安近來俾雪固已不少何得事事盡快於一時乎若此不已則人心之不平者衆則鼓動之機將在此何可不慮況 先王朝之事山陵未久遷盡更改 中宸方且持疑此際若加騷擾則 天心之改移亦所難測何不務爲鎭靜徐圖太平之治乎吾輩今日只宜輔養 君德使學問日進於高明根基安固然後可爲之事次第行之豈不裕

然無憾乎何必促行若處於人心未定之前乎且永夫亦有欲治之論云亦未知是否僕亦曾痛心疾首於此久矣到今思之還有未安之懷此等之事當天地而容之置之於度外何如雖論黃嬪之事事亦旣往追論無益而事又多涉於　先王先后當此宜靜之時似不必輕動於鈞意何如不惜商量更議謹拜不宣

又

久闕奉拜空勤戀鬱近日之事僕輩之所　啓請則恍悚何蒙　允矣但盡雪乙巳削奪僞勳則物議方緊

勢不可抑遏將何以處之頃日吾輩姑欲止之者非以死者爲無冤抑策勳爲實有功也但見上有 慈殿習熟見聞未易回 天而 主上有難於處置之嫌故不敢容易開端今者憤鬱一開江河潰決難可以障之姑待物論之愈久 天意之從違吾輩又出而論 啓請從物議乎抑今即一時俱出而並 啓乎何爲而可合事宜乎僞勳之當削事理甚明寃枉之應雪義所當爲今既發端不可不扶持正論伏惟台監量示幷告台右侍史謹稟俟教蓮坊老友拜

答洪右相暹書

伏承台問示諭丁寧敦勉諄切非荷見愛之深何以及此感歎佩服不能自已僕之呈辭非以引退丐閑亦非避事求罷也痔病雖重人所共知之症豈爲此等病輕易自退耶但患此日月既久頓無差歇之期今則坐卧不得如人側身宛轉俯伏苦痛固不可起居隨班然此則早晩如有復生之時則循例充位或出或入奉依台教猶或可也第以目病日深咫尺不能辨物行步之際雖憑杖力亦未免人扶指示猶不見地之高下路之燥濕冥行誤陷之時居多此則傍隨錄事書吏之所共知也至於當食之時眼前食物

必待傍人開說此爲某物彼爲某饌然後始得箸挾猶未免多寡之不定已成盲人之態子弟婢僕出入眼前者亦不知其何人必問之然後始知爲某人也今來台札字樣甚大而不得認視必待日照然後見之猶有未辨處質諸傍人始知爲某字也病勢如此而人疑猶未解釋或指以爲推托或指以爲引嫌乎生無誠心感人之行故一有所爲倒不見察於人也如此追咎何益只自窮歎耳耳聾又是本症而寡言觀色乃酬應事物之機也此事盡廢而其可稱爲者相捧土揭木傴僂顛踣於內 廷外朝乎如此而其

可與聞 國政參斷機宜乎此等切迫非干已事故人皆不察而揣度疑似外爲牵止之論耳他人豈知他人病痛乎及之然後知之矣病實知此非有所托也天日孔明頭上昭昭安可誣也昔北齊高緯之將亡祖珽以盲人爲相時人以盲老公目之卒致覆敗僕之事不幸而無乃近於珽之爲耶雖萬被戮盲聾之人義不可冒居鈞軸取笑於一時貽譏於千古也此僕之出處本末牵綴聞追者也僕近來久患毒痛心疾又發躁暴無常語多不倫遇事妄發今此之言亦無乃隣於此耶直欲盡言所懷不覺觸犯台監耳

何人身無病患靜坐晴窓看書玩理以娛此生耶僕今雖丐閑得退明窓反如漆室晴日變爲昏荒看書不得操筆難書已矣此生更無滋味徒成悲惋并惟台諒言多草代不能盡意奈何謹復

雜著

禦夷狄方略 癸卯文臣庭試壯元

王者之於夷狄猶陽之有陰未有無陰而獨陽亦未有有中國而無夷狄之時故聖人之道常在扶陽而抑陰要令陽道長而陰道消然後無侵凌干紀之患而國勢常安焉未有殄滅無遺類之理此古昔帝王

禦夷狄之大經大法也然則夷狄雖有猾夏擾邊之害而王者固宜受其侵侮不爲之所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太易之訓也苗氏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玁狁匪茹則興六師以征之在我自修之道敵來應之之方固未嘗不爲之綢繆也

我　國東連島夷北接山戎其禦之之方宜如何備耶其平常無事之時則謹飭邊備愼守封疆休養生靈以保太平之業理之常也不幸而東夷有狡詐之謀北狄起窺覦之心妄發我海路侵軼我門庭則亦可恃吾陽長之道而不爲黜陰之計乎曰王者爲治

常盡其自修之道使人倫明而紀綱立焉則雖有陰邪之氣不敢干於其間也陰陽一理彼感而此應有若影響焉昔西晉有骨肉相殘之禍而終致五胡之亂唐之河朔世擅方鎭旅拒王師而其地終淪於契丹腥膻之域此皆惡氣之相感而有以召之也然則夷狄之竊發雖不可皆指爲我感而彼應其理則固有可懼之機焉故王者常兢兢業業不敢逸豫使民心固結而元氣壯盛則雖或有狗鼠之姦梗亂於邊境而終不足爲吾之害耳今者卉夷作耗擾我南紀使我數百年涵泳　聖澤之民不能奠枕而邊城爲

之早閉晏閑貺有北狄乘釁而起則三面受敵疲於奔命之患臣實寒心然我　主上勤於學問愛民好士無遊佃之樂無聲色之娛不懈益虔民心悅而天意和　朝廷清明文吏無愛錢之譏將士得人武臣無惜死之心使　國勢常有泰山之安則雖夷狄百萬其何畏之有焉其或廝輿不備侵鎬及方不過命一吉甫驅出朔方而已遣一樓船橫截海道而已猶有不圍　吾仁出沒邀利則亦不過天地而包之河海而容之捐我皮幣金帛而消彼豺狼禽獸之心耳又何必區區較勝負賭一擲乎所患者其或狃於昇

平　君德不固後心日薾軍民困於守禦而上不知士卒斃於鋒鏑而將不恤陽德消而陰道長則禍亂之作當自我而名之矣臣竊意禦夷狄方略端在於此也

錄遺許太史國朝鮮風俗 宣廟丁卯太史之來也與公從容談論至於國家禮制風俗無不詳問請公錄示公即坐操筆錄遺如左太史益加歎服

崇尚信義篤好儒術禮讓成俗柔謹爲風○士大夫喪葬祭禮一依朱文公家禮父母之喪率皆廬墓三年若有不謹者不齒士列其間或有啜粥終喪不食鹽菜或手自炊爨以供奠事○昏娶必通媒納采不

娶同姓○士大夫皆立家廟四時仲朔及享忌日則
子孫不食肉祭其主于寢堂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
以下祭二代庶人只祭考妣若嫡長子無後則衆子
衆子無後則妾子奉祀旁親無後者祔祭嫡妾俱無
子者告官立同宗支子爲後○士族婦女夫死則守
節終身士大夫妻亡者三年後改娶者曰父母之命
或年過四十無子者許朞年後改娶○每歲 王祀
先農躬耕籍田以供粢盛 王妃享先蠶養蠶于後
苑以率女工○每歲季秋 王行耆老宴參宴者皆
除一級孝子順孫義夫并餉之 王妃宴婦人于內

殿并餉節婦皆有賜物年百歲以上者歲賜米堂上
官以上年滿七十者功臣父母妻堂上官妻并月致
酒饌○二品以上年尊德邵者春秋賜宴謂之耆英
會○孝友節義烈女隨其行跡或賞職賞物或旌門
復戶清白吏見存者褒奬身歿者子孫亦皆錄用戰
亡人子孫亦存恤錄用○宗親大臣之卒舉哀輟朝
遣官吊祭官庀喪事曰公在外身死者亦致賻祭宗
室雖秩卑朞親以上亦皆吊賻營葬侍講官及臺諫
勿論品秩高卑一皆賻給遭親喪者亦如之○設歸
厚署備棺槨以周民間倉卒之需○敗常犯贓者婦

人再嫁者書名三司其子孫不齒仕類○五子登科
者之親歲賜米歿則致祭贈爵○中文武科者賜恩
榮宴其親存者則令所在官給酒樂以榮之名曰榮
親宴歿則設祭謂之榮墳中第一名者賜米直敘六
品職○凡民因貧乏過期未葬者昏嫁失時者皆給
資財飢寒孤獨者與老而無托者亦給衣料○弘文
館官員吏日直宿 王日開講筵宰相臺諫亦令輪
叅又有夜對以盡羣下之情○官至二品年七十許
致仕官至一品年七十而係國家輕重者不許致仕
賜教書几杖以優之○堂上官實行二品以上職者

視其秩追贈三代○士大夫及軍卒父母年七十則
一子歸養八十則二子歸養九十則諸子歸養○每
歲夏月頒氷于宗親及文武堂上官堂上官年老在
散者活人署病人刑獄囚人并給○歷代及本國忠
臣孝子烈女所行卓異者裒撰成書名曰三綱行實
譯以方言廣頒中外使婦人小子無不曉解○國中
設成均館祀先聖又設養賢庫常養生員進士五百
人累年居館力學篤行而屢舉不中年滿五十者敘
職雖非生員進士通小學四書一經者亦升補于館
東西齋四坊各有學舍教鄉大夫子弟及凡民俊秀

年八歲以上者閭巷小童不得肄學者設童蒙教誨○州郡亦設鄕校皆倣成均四學之制觀察使巡到其邑師長儒生皆試講製課勤惰以勸懲春秋釋菜觀察使守令親行之又大饗儒生○成均館儒生每歲春秋議政府六曹諸館閣堂上命題製述科次置簿優等者三人直赴文科覆試○成均館升補儒生及四學諸生每年六月定考官逐日製述或講論通考優等者五十人許赴生員進士覆試諸道亦然○世子逐日問安視膳與師傅賓客僚屬日三講論凡接師傅時下階迎送每月十五日會講必設大餉一

書講畢則大設宴餉又有賜物○新除授京外堂下
官職者參謁于議政府吏曹屬曹再過十日○立崇
義殿以前朝王氏之後主之給廪禄祭田以奉其祀
○前代新羅百濟高句麗王陵官禁田柴○歷代始
祖及有功德及民者皆立廟降香祝令所在官春秋
致祭○設厲壇于北郊漢城府官毎春秋徧祀無主
孤魂州郡亦如之○囚人冬月則給鋪席夏月則淨
修獄中洗濯枷杻使無寒凍薰蒸之患又定醫官備
藥物救之貧不能養獄者官給廪料○京外置常平
倉穀貴則增價以貿布穀賤則減價以賣布以濟窮

民又置別倉當春貸民以贍耕種秋償其數以備來
歲每年以爲常若値水旱凶歉則在在設賑濟場以
救之○郡縣每歲春秋行鄕飮酒禮又京外小民每
里立鄕長家出米布使鄕長掌之春秋設酒共會以
申其好謂之講信凡有疾病患難交相救護若有死
喪備棺槨葬埋以庇之○曾經三品職及臺諫侍讀
官者子孫承蔭每歲正月試才補官無蔭者之子孫
擇其俊秀許三品以上官保擧吏曹更試經書隨才
擢用若不稱并罪擧主○科擧每於子午卯酉年爲
之設三場初場試論義二篇中場賦表二篇終場策

問會試則初場講四書五經能通者許赴中場試賦
表記中二篇終場策問通考取之殿試則策時務以
第高下若遇大慶及　王親幸學宮則有別舉　王
時時親行釋奠或不時幸學與師儒講論或横經問
難或行大射禮或親策儒生○凡中科者殿庭唱榜
御前賜酒賜花與盖優人呈戲皷吹前導三日遊街
以榮之若幸學試取即日唱榜者并賜鞍馬袍笏尤
以為榮○聖節及正至　王率世子百官行望闕禮
遣使上表時　王率世子百官行焚香四拜禮　王
親捧表跪授使者仍下庭鞠躬具黃屋儀仗以出梃

送郊外我國赴京使臣或賫奉勅書回還之時結彩棚迎郊一如華使來臨之時凡進獻禮物 王必親自檢視○宗親年滿十五入宗學受業每日抽籤曾讀以爲課勸○禮曹每月考講四學諸生所讀書○京外儒生逐日所讀及其師職姓名簿錄藏於禮曹每科舉後所訓儒生中及第三人或生員進士十人以上者加階○祭服朝服公服一依華制○每四時入節日及季夏土旺日鑽木爲火○遺失小兒漢城府本邑係撥願育人官給衣料

朝鮮爲壤檀君舊國箕子受封皆都平壤漢置四郡

二府自是三韓爪分馬韓統五十四國辰卞韓各統十二國厥後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鼎峙新羅之地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漢水高句麗東至海南至漢西北踰遼河百濟西南至海東至智異山北至漢新羅滅高句麗百濟及其衰也弓裔據鐵原稱後高句麗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高麗始祖統合三韓西北以鴨綠爲限東北以先春嶺爲界至我 康獻大王建都漢陽定爲八道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其西抵大海皆古馬韓之域高句麗百濟分據其地東南曰慶尙其東南抵大海本辰韓之地南曰全羅其

南抵大海本卞韓之地後爲百濟所有西曰黃海其
西抵大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後爲高句麗所有唐高宗
滅高句麗不能守其地新羅遂并之及季世爲弓裔
所據高麗始祖盡有其地東曰江原其東抵大海本
濊貊之地後爲高句麗所有西北曰平安西抵鴨綠
江北接靺鞨本朝鮮故地後爲高句麗所有新羅文
武王與唐將李勣攻滅之東北曰咸鏡東抵豆滿江
北接靺鞨本高句麗之地八道中惟淸慶尚全羅三
道地廣物衆州郡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禮讓其
中慶尚道號爲嶺南風俗之美道學之士比諸道倍

多乎安咸鏡二道境接蘇鞨俗尙弓馬兵卒精強

策題

問道學之傳有自來矣唐虞三代之際雖無道學之名而君相相傳無非一道固無容議周衰道廢孔聖挺生杏壇講論始有道學傳授之派夫所謂道者乃人倫日用所共由之路也人人皆可與知與能而學而傳之者蓋有幾歟然則所謂道者於人倫日用之外將別有一物耶所謂傳之者果何事耶聖遠千載兩程夫子始得不傳之緒於遺經而講明之然後學有淵源人知向方泝其淵源亦有所自歟六經在世

昭如日月二帝三王群聖人之言無不畢載歷代諸儒孰不講究宜無不得其緒而不傳之緒卒待夫兩程而後得焉所謂相傳之緒者果何物耶道之浩浩何處下手乎須尋端的入路處然後可以造詣故聖門教人各有所主而次第不可躐也然則孔子之教人以何爲先孟氏之教亦自何始承教而傳其學者誰歟兩程之學亦有施教之先後歟同時有若張子邵子司馬公諸賢講明道義相爲師友張子之教人以何爲先而亦有成就而卒業者乎邵子司馬之學醇正不偏而果能得夫道學之傳乎兩程高弟不一

其家能傳其學而無弊者果誰歟厥後考亭朱子生
歲同於孔聖壽又幾於奠楹討論經典刪定百家繼
往聖而開來學集諸子之大成其道問學之功兼極
乎高明謂之後聖良不誣也其講學敎人之方可得
聞歟當時則有象山陸氏者實與吾朱子抗焉其爲
學之道以何爲主歟考亭門人能傳其正派者何人
陸氏之學亦有傳於後世者乎　中國之有聖賢外
國未嘗不知如高麗問龜山何在金人問朱子安在
皆可考也當今　中國亦有能得道學之傳者耶諸
君子讀書窮理講學明道之日有素其於道學之傳

必有取舍於胷中願就質焉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五

相國入相當 明宗之
末 明宗登遐未有冢
嗣 相國受 顧命之託
奉 嗣王於私邸肅衛
王乃陞殿上寶付受群
臣賀之於是群情乃定人

以大忠李文純公所謂
當與國危苦措國勢於
泰山之安是也門其偉
夫相國相 明宗 宣
宗廣功風斤黎民樂業
四方無虞治平補弼之

良與人乏文與貴好
並誦有以也故其文章
嚴正有法有以明道術
正治體其詩合裁要求
言疏請陞祀之一賢疏
中朝材之裁可否許封

秋議攸畀士劉俱可
見而又遺劉四条如明
僕之弊於國家非
救之患云云者尤為戒
世之龜鑑敬讀遺篇
不覺泛然收息識其

書此右李忠正公遺稿跋

上之七年即顯宗丙午孟夏下浣後人而後學陽川許穆跋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六

補遺

公之遺稿若干卷初以活字刊行至壬辰兵燹蕩失無有傳者厥後更加蒐輯或得於公私謄寫之本或取諸子孫家藏之草以成編帙而尚多疑誤及崇禎丙子之亂公之曾孫應敎公行於路上得一卷破冊子即舊活本也雖腐爛碎裂無一張全完而猶有尋行校字正訛塡缺者乃考訂淨寫以圖其重鋟者盖久矣近又搜之益廣旁得之故家碑碣及諸賢文集而若亂藁之藏於後裔短札之傳爲世玩者亦稍稍而出焉至如抵聽松書尺則又獲其親筆於成先生子孫家遂合而續次於元編之下名以補遺云

七言律詩

挽壺山君 宋世珩

功在王家官又達聲名於此幾人攀曾通秘府三

朝籍歸托先塋七寶山鍾毓勳庸名獨在英靈河岳

氣應還空將知已無窮恨未覔縱橫老淚潛

五言古詩

書禹舜齡單字未

忠原有吳客自謂生華閥所行多悖戾反指天作孽

求羞助防將堪笑揣分越安得解事人話此一捧腹

啓辭

請 慈殿勿爲拜陵啓辭丁卯

啓曰考國朝禮文無王后拜陵之文此實非禮之舉

昔東晉之世有皇后拜陵之事盖以皇帝幼冲之故

當時議者猶以爲非禮而止東晉渡江區區衰末尚有察於禮義而止之自後歷代禮樂之備未有如宋朝而亦無皇后拜陵之禮其爲非禮據此可知我朝拜陵之事間或有之皆循一時之情爲此過擧今者因循又爲拜陵此實重 先王之過而爲效尤之擧也豈所望於正始 聖明之初乎今若踵前日之非又行非禮之擧則自此以後遂成古事開萬世無窮之弊如魏胡后之拜泰山唐武后之爲亞獻將無所不至其爲貽弊實難形容况今天災地變疊見層出固當恪修人事靜以俟之猶恐有非常之變乃復爲

干禮犯義之舉以忽天戒乎敢 啓 丁卯九月三十日

陵公啓請勿行云云 答曰啓意至當恐愼 慈殿欲拜
不已允則當侍山陵耳爲 國宗社未果矣

獻議

知中樞李滉特授贊成敎諭上來議 戊辰正月十二日出退溪年譜草

令者贊成有闕弘化之任當責名賢臣等亦將欲以
李滉 啓擬者久矣 聖念及此實孚衆望 下書
敎諭斯速上來 上敎允當

直提學盧守愼歸養許否議 同年四月見蘓齋年譜

臣某議方今 聖學日進經筵方急如此學問之人

未易多得聞其父母雖至年高亦不至於不能起居令本道監司敦諭起送因令各道給軍護送來在京家則守慎庶免遠遊曠省之憂而專意於論思進講之事伏惟 上裁 答曰依議施行

大提學朴淳讓位於弘文提學李滉許否議 同年八月初五日出 退溪年譜草

李滉年齒才德俱優而朴淳之辭出於誠懇館職雖無高下之分俱是文學之臣而兩人爵秩又相懸絕高者在上卑者在下允合事體伏惟 上裁

大提學李滉許遞當否議 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出 退溪年譜草

李滉才學固當文衡之任故前日　下問之時妄料獻議及今伏見所陳之辭有事務之劇果非衰老多病者所能堪寧觧其任俾之專意　經筵何如伏惟

上裁

副提學盧守慎終養許否議 同年九月見蘇齋年譜

臣某議伏見盧守慎箋辭情辭切迫勢不可不從經幄勸講雖極關重歸養老親亦係風化特授傍近州郡以便其養

南袞追削議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出退溪年譜草

南袞有文章之才多識前言往行不可謂全無識之

人也在　中廟朝憤嫉善類潛懷邪毒詆賚　中廟
半夜開神武門入對　內殿囚繫一時名士于獄中
盡行斥逐翻覆　朝廷使士氣摧沮國脉斲喪至今
小學之書為世大禁必有規行矩步言論端正之士
必指為己卯餘黨緣此一時士行墜地節義道喪至
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
不可回救國勢將至於危已推其原流皆自南袞而
啓之也今者天運循環治道昭明既褒趙光祖之爵
當正南袞之罪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定是非之歸正士習之向誠一時快覩羣議之憤鬱

庶得以伸雪矣但老臣愚見　主上勉力學問道成德立使當世髦士習知趨向各自修飭俗成廉恥則三代之治當自此而漸進至於四十年前之枯骨不必追罪而國脈淵永道化隆洽矣況小人無世無之豈以罪罰而能止後來之奸邪乎若欲追正其罪則近世之奸將不可勝誅而遠論於四十年前之罪似亦有乖時措也老臣愚妄之見如此今承　下問敢陳所蘊至於定是非辨邪正則當博采羣議惟是是從耳臣何敢異同於其間乎伏惟　上裁

仁宗大王入祔　文昭殿議　己巳正月

仁廟賓天之後當時諸臣不顧禮義率意穿鑿不祔
文昭奉諸 別廟物議憤鬱以此一事足以感傷天
地之和羣議以爲當於 明廟祔廟之時應入 文
昭云此事義理甚明但 仁廟與 明廟雖當爲一
世位數稍加 文昭舊殿稍增間架然後可以奉安
臣等與禮官請先奉審本殿形止預爲修繕此則出於退溪年譜中乃是初議而遺稿中劄子乃是後議也其劄子曰乞依臣前請云者恐指此議也

簡札

寄子德悅書

炎暑比劇想南中更甚不知何以經過爲慮爲慮此

中時得粗安碣文心未嘗忘之而病務相仍無暇搆思稍待秋凉乃可成就耳君瑞叔今為求禮倅而去憑問消息只願勉勉學問勿虛度光陰也已六十九父

答德悅書

人來知守廬無事喜慰何堪此中時皆無恙戚之痢瘥別非緊急茀不能斷冷作止無常或一日數度只快瘧而已又不妨於食息此老來常事不復遠慮碣文心未嘗忘之而煩冗未就待日候更凉起草為計耳身若無病則勤做學業愛惜光陰勿作無用之物

爲善爲善餘不一一 仲秋吉朝父

復德悅書

信到知守廬却𧏮爲慰此中纔得保存豈非幸耶碣文今已製畢字數幾至七百今方改畫烏絲但未及奉書未付此人之還若得奉書則當別委人送去爲計欲奉柳知事之筆而知事君患病難倩欲令申正郎書之爲意耳且楊根先塋爲火所延焚爇殆盡今日伯氏欲往修省爲此受由發去季悅禮悅皆陪行耳只願愼節起處勉加食飲用保性命只俟庚初夏燈日父

前来梅子植之皆不生今年須收好種從多送来為佳

上吏判相薦書

開恐前副正鄭潚因減省作散失祿已久可憐此人即先正鄭正郎滉之子乃忠孝之門善人之胤身有操行在今清明之　朝宜膺祿用之選於敦寧有闕之窠特與擬差以為善人之勸何如病閑眼昏不宜于預人事而鄭正郎科名已復而懿府適闕此正善類追獎之機故不覺一言老人慶頓上隆慶戊辰十月十四日

與柳眉巖希春書

昨日錄事之還聞令意歲後欲還猶慰鄙意但仍人聞令公有大歸之計不勝缺然近來朝舊相繼出去如僕老謬者牽擠獨遺將欲何爲目送高鴻身留塵壤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者也唐人有言曰我輩須自點撿孔吏部不肯居朝廷云正爲今日道也只念 聖明在上爲治須人令公豈得久爲林下閑人乎恃此自遣耳只冀行候萬福謹白

柳眉巖日記曰己巳九月二十二日領議政李公某遣錄事來問行色云聞南歸深驚惜希春對曰加土受由下歸明春當上來云云領相書來云云答書云伏蒙降屈尊嚴手筆鄭重不勝感悚之至小人爲加土父墳將欲受由下去遠妻夙

嬰風冷重添於北惧過冬而傷因戍同行迹似歸田
然二十年逐臣幸蒙聖上湔拔於沉淪萬死之餘
思入骨髓常愧無以仰報萬一豈敢遷然長往
而不復還朝乎云云伏惟台鑑謹再拜以聞

抵成積城守琛即聽松先生書 而方居盧坡州

謹問孝履若何慶令因奉命祈雨松嶽聞距廬所
不遠豈不欲一詣苫前奉慰深墨之顏抒此久濶之
抱第緣王事忽忽未暇尋拜歎恨何極請諸留後
令公略得泡麪之資聊代下誠伏惟照諒只冀節哀
循禮以副故舊之望謹狀首夏七日後慶再拜

與仲玉 字聽松 書

積歲阻懷如何可旣每欲一造奉叙緣最昏之苦未

果戀悵交遊幸將夕炬一拪仰備一爨用代慕仰之
懷伏惟照諒餘俟早晚奉晝謹問原吉頓

又

敬問卽今道履若何曾因金姪之還備聞幽居清勝
不覺神馳慶没没塵役老而耗矣無足言者就中華
墨各五偶得呈似奉爲閑中揮灑之資須取舊意爲
幸且自前去小紙須寫小字惠送爲望公之大筆慣
看已厭要奉小體以爲垂老面目幸諒之無緣獲侍
親炙臨紙耿耿只冀雅候佳勝謹問已六旬一浚慶
頓首上

答仲玉書

秋懷傾注獲承手札怳奉晤語慰倒千萬蒙贈華法實愜宿賞肅慰所望何謝知之非徒奇古可尚兼畫斌媚之態貼上屏障爲傳家寶翫且作終身景仰之資尤尤幸幸慶秋來得眩運之疾閉戶不出此來恐不得奉面而逝可歎一慨耳只冀德履佳勝謹謝中秋念四舊侍生淩慶頓

與仲玉書

敬問起居若何慕仰高義未始少忘而無便不能以詩相聞恨負不淺頃因欽仲往返備聞山居消息不

覺兒神魂更身俔汨沒入而不出奉拜緣斷自顧追然
望若霄漢今因金都事歸村勸令進拜修此付之送
紙數幅須探都事之言屢洒手跡以爲篋中相慕之
資是幸是幸餘在都事口宣只祈若時珍愛謹問初
夏念二記舊原吉頓

與仲王書

金都事來獲聞遺候佳勝慰仰慰仰更浮沉伴食無
足看者且蒙藥材之諾又聞芝之熟應在臘望之後専
此遣來乞傾惠所備之材探仰深仰且因都事知公
多餘蜂清有意欲寄喜得精蜜爲覓小缸以呈并幸

盛意何如前索詩章李敢忘懷愧拙未就早晩當希副耳并惟照亮餘祈過年萬福謹狀臘月念一侍生厚吉

慰成秀才渾卽牛溪書

不意凶變先大人奄忽捐世晩聞訃音撫心驚慟不能自已朝野迹殊雖不得相從相面少日叨陪濟往之懷未嘗少弛也在世雖不能會合猶有一奉之期今則已矣更無可冀之日老懷益慟不覺涕横只將白楮十束綢木二端用修賻儀此不足爲物只表我與先大人平生相慕之忱耳日月流邁遽逾旬朔不

審即令氣力何如乞勉加餐粥俯就禮制慶繫官守
朝未由奔哭柩前尤自哀慟謹奉狀甲子二月初九
日浚慶頓首言

答吳貳相謝書

新年首得令問如拜華牘欣慰何啻慶自首還朝多
覓譏謗強顏仍舊頻無異狀加以癃影畏慎如涉春
冰凜凜朝夕忽得一本人參對此盤饌感愧巨勝崖
蜜類貴賜口嚼嚼無已雖有饑腸豈如令贈之情物
取食之斯可補風可可只祝保候綏慶謹上謝狀侍
生浚慶再拜

又

即今孝履若何懸懸仰仰入覲闕恩拜敍事務忽奏亦未伻一价問候罪負千千萬萬深欲進拜而出入非時未果如心奈何奈何衰老遭難堪之務塊坐無爲徒費心神恭不得一奉商量也明日欲向左道夜聞賊魁分向右道姑留鑾變適値暇隙修簡問起居只冀令候節護體間茂慶頻音

答吳貳相書

別後尋常想慕而常歎音斷難續今承令札恍接謦欬慰倒可言 候應接華使之餘因得大疾久未見差

今解兵務自此調息則庶保殘年耳邊備之事適出
於令公赴任未久之餘難於遽辭果如令料堤備之
務委諸兵使猶可以辦而至遣巡使　朝廷似乎過
計力不能止可恨且守令適否在於監司度內而非
巡使所預無所不干僕深以爲未便凡事令須同議
非其所預之事勿許緊攙下手爲善賢胤事常留心
曲而竟無可乘之隙至於見遞恨負恨負蒙贈玉版
此實日用之切感領百拜伏惟令鑑餘祝巡履重福
謹謝原吉

又

戀慕之懷歲暮益切忽承令札墜自天涯擎讀再三恍若親炙謦咳喜慰何堪慶粗保衰劣但未至死無足言者且審賬病稍減深自喜幸上熱煩渴衰境馳驅自是常事猶當相時將攝以理調息耳左水之犯茇聞既著其何以掩覆耶令公只舉巡按之職耳他不戢恤似聞元犯影脫而鴻反罹網云可笑其巧也蒙饋封餘之珍依數領受感荷彌深只冀巡候益珍謹謝原吉頓

又

久阻令顏戀鬱可堪又承酪惠感極感極僕雖保粗

殼神不守舍忘病近劇殆將不久可笑無緣類奉空
勤嚮往謹謝蓮坊朽老頓

抵吳貳相書

知令旆入城緣 朝家多事未成奉拜昨於 華下望見令儀顔貌完粹憑認尤養有道不爲寒暑所侵擾私切自喜 僕年衰氣索少有行動輒作數日臥昨日隨 駕之後身熱倍傷腰痛又劇輾側須人玆不得趨奉問勞知負知負令旣在 朝早晚應有一拜之日姑俟起居謹問履吉

答吳貳相書 辛亥四月似是謝報恩時

紫時來自至何必置帳於其間耶弟亦董持首尾未知稅駕之所耳幸以此意勗之且居鄉亦須好待鄉人混跡同塵勿敢惡惡更善更善餘不一一只冀衙候萬福謹謝庚至十二弟東皐老人頓

行狀

正獻公卿伯判書行狀

公諱潤慶字重吉廣州人廣之李自遁村始大遁村諱集生麗季登第官至判典校寺事倜儻慷慨以學問志節名與牧隱圃隱陶隱三君子最相友善忤辛旽避亂崎嶇嶺海間旽誅乃出未幾而歿以是官不

至大顯生三子俱登第至達官有諱之直以直道事
我 太宗嘗被讒退居廣之村舍 太宗晩年語東
宮曰李某不可棄也汝宜收用 世宗即位徵爲刑
曹右參議未及赴召而歿參議生三子俱登第有諱
仁孫官至右議政謚忠僖公忠僖生五子俱登第至
大官有諱克堪能文章佐翼功臣官至刑曹判書廣
城君謚文景於公爲曾大父文景生三子俱登第長
諱世佐判中樞府事廣陽君即公之皇祖考寔生
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弘文館副修撰諱守貞即公之
皇考也先妣貞敬夫人申氏平山大姓高麗太師崇

紫時來自至何必置懷於其間耶弟亦董持首尾未知税駕之所耳幸以此意勗之且居鄉亦須好待鄉人混跡同塵勿取惡惡更善更善餘不一一只冀衙候萬福謹謝庚至十二弟東皐老人頓

行狀

正獻公卿伯判書行狀

公諱潤慶字重吉廣州人廣之李自遁村始大遁村諱集生麗季登第官至判典校寺事倜儻慷慨以學問志節名與牧隱圃隱陶隱三君子最相友善忤辛旽避亂崎嶇嶺海間旽誅乃出未幾而歿以是官不

至大顯生三子俱登第至達官有諱之直以直道事
我 太宗嘗被譴退居廣之村舍 太宗晩年語東
宮曰李某不可棄也汝宜收用 世宗即位徵爲刑
曹右參議未及赴召而歿參議生三子俱登第有諱
仁孫官至右議政謚忠僖公忠僖生五子俱登第至
大官有諱克堪能文章佐翼功臣官至刑曹判書廣
城君謚文景於公爲曾大父文景生三子俱登第長
諱世佐判中樞府事廣陽君即公之皇祖考寔生
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弘文館副修撰諱守貞即公之
皇考也先妣貞敬夫人申氏平山大姓高麗太師崇

譔之後尚瑞院判官承演之出也弘治戊午公生於蓮花坊第公生有異質氣宇弘亮德器天成言笑和雅與群兒戲嬉罵詈惡語未嘗出諸口燕山甲子年七歲遭家禍與其弟謫遠郡嬉遊共處弟雖時發暴怒公未嘗與較諄諄誨誘村夫野老皆見而敬之曰鳳雛騏子骨法自殊云丙寅 中廟反正年九歲始脫禍還京零丁孤苦隨大夫人養于外氏十歲始就學外祖公常拊其頭謂大夫人曰此兒有器局當遠到汝謹護之大夫人亦嚴於教養孝經大學等書皆親授句讀少有失誤輒加捶撻公必敬恭受楚之未嘗

有違忤之色大夫人常訓勵之曰古禮有言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爲友汝輩旣失所怙從我而生一行虧缺必爲世棄當勤學業毋墜家聲可也公雖在童稚敬奉其訓不作非理之行出入閭巷擾雜悖禮之事不接心目年十七八時學業日就知識益開嶷嶷有成人之度出而交遊當世知名之士知有義理之學益務爲己不事擧子業專意讀書力探聖賢志趣涵養乎前言往行致力乎居敬窮理勉勉焉不知歲月之流邁也至年二十五六以家貧親老始屈意場屋甲申春遭大夫人之憂居喪盡禮饘粥蔬食人

不能堪而公篤行不怠卒終喪制至脫衰之辰世俗必新製衣冠以易淡服公只用舊所着衣冠浣濯而服之不取鮮華哀慕之慘深墨之容久而不改人以爲難時有妻族當權勢焰燻赫人有勸其趍謁干進者公笑而不應邈然無所動於中也其視奔走附勢之輩望望然猶恐其浼已益勵志讀書攻苦食淡窮日夜不輟嘉靖辛卯中進士第一名俱中生員一等甲午釋褐選補藝文館檢閱丙申四月遷承政院注書因事見遞冬還爲檢閱陞待教拜 世子侍講院說書蓋廷選也丁酉春復拜藝文館奉教十一月還

錄爲弘文館著作戊戌七月陞博士兼 經筵司經
春坊說書八月轉副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
官春秋館記事官九月拜司諫院正言仍兼春秋十
二月薦授吏曹佐郎己亥十二月 中廟親政于思
政殿公以銓曹郎從事 御前御筆特書公名爲弘
文館副校理故事政曹郎官必待箇滿遷轉盖本政
之地法守所在不敢徑自推移故也特公爲佐郎纔
十餘朔特論榮之亦服 聖鑑知人善任之明也庚
子二月陞校理知製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
注官五月拜司憲府持平論議平正不尚矯激八月

言事左遷工曹正郎俄拜弘文校理知製教兼 經
筵侍讀官以其弟浚慶先帶館職仍親嫌減春秋館
之兼陞侍講院弼善十月拜典設司守時邊鄙將有
邊釁而守備解弛朝廷特遣重臣巡邊而巡邊使乃
武人廷議欲得名望文臣爲從事以輔之以公有文
武才識且欲俾諳邊務薦而遣之還拜司贍寺副正
辛丑二月拜司諫院司諫六月拜司僕寺副正自佐
郎歷持平正郎司諫副正常兼知製教以外官知製
教者謂之外知製教必以能文者爲之乃別選也是
年九月義州牧使秩滿當遞朝廷以州爲國西門南

邇上國北連建州應接華人彈壓胡寇事機交急而
連遣武官爲州失於綏撫兵民殘弊欲簡授才望以
委其任而難於其人公自副正超授通政以當其選
旣至撫御有方政令簡約軍民胥悅州當赴京律要
商貨湊集潛通姦利且於赴京使臣之行軍馬之迎
送于遼東者皆自州調遣州官將私物責付軍士交
易中國物貨謂之官貿易廉給其價而重徵其貨軍
士竭己之財以塞其需因此破家散業者相繼公旣
淸白自守正身率下嚴封疆之禁使商賈無所售其
奸罷無名貿易以弛軍士責徵之苦暇日率軍射獵

以習武事所獲禽獸即令烹割以饗士卒以此人樂爲用能得其死力壬寅冬使臣還自北京有傳其爲胡騎邀截者公即領兵身先士卒而馳救之旣而知其虛報乃還 中廟聞而嘉之曰聞變騰赴眞邊將也甲辰冬任滿拜戶曹參議兼知製敎其冬 中廟擧選 仁宗即位乙巳正月拜司諫院大司諫仍帶三字銜時秉新政之初年少之輩言論激烈頗事更張公重厚鎭靜務從平恕多有匡益是年五月遷拜僉知中樞府事三字如前六月拜承政院同副承旨 仁廟賓天 明宗即位九月拜成均館大司成丙

十三月以謝誥命是爲副使赴京還冬出牧星州先是公爲大司諫論李芑之麁險至是芑執國柄端人正士多被其中毒公亦自危匃外故有是命星南方大州物衆民囂號稱難治公推誠任眞處物平允士民悅服有雲間李使君之謠本州倉儲在南方爲最富前此州官皆傳授封鑰未嘗開視公始及閱見其積歲紅腐而不可食以爲徒積陳腐之物難應緩急之需令民之償公債者三分之一納以實穀以權其子母歲月漸久穀皆可食民亦使之至今遵守其法倉穀之虛張者歸於實數云戊申冬病辭還京己酉

秋拜承政院右副承旨轉左副陞右承旨有人上疏
言事辭語多悖且指斥 慈闈同僚共議其疏言多
謬妄不宜遽塵 睿覽姑留院中以族叟議而時公
方爲陳復昌所疑忌同列有爲復昌耳目者誣公以
掩抑亂言之疏不卽 上聞因此歸罪嗾臺諫攻駁
之於是褫右承旨仍門外黜送實庚戌五月十四日
也旣而復昌得罪 朝廷始悟其誣而召 命久不
下流落荒野者凡三年癸丑四月大臣有啓其冤滯
敘命乃下六月拜刑曹參議甲寅春拜全州府尹全
乃湖南劇地且多士族之家素好議論一政不愜謗

毀朋興公至不煩刑政一任悃誠民服其德巷議帖
息其後聞公訃音士民相吊以爲善人逝矣至有墮
淚者乙卯夏倭寇大入海上邊城相繼告陷將逼靈
岩觀察使牒公爲靈岩守城將盖欲藉公威名以壓
分崩也公聞變即率境內精銳馳赴之監司亦調內
郡兵助守焉公號令嚴明部伍隊行皆有紀律無有
一人喧嚣于轅門者軍中肅然時賊先鋒已有出沒
城下者公卽發卒登陴賊乃圍城俘虜我國之人至
城下斬殺極其酷烈鳴鼓踴躍吹唇呼噪以動城中
城上士卒奪氣股栗將至潰散公親自巡城以忠義

激厲之曰 祖宗休養百年汝輩皆前日大平之民也是誰之賜耶一遇小變不思報效反生悖拗忍負國恩乎我亦本非此城之主只緣 國恩之重欲一死報國期與此城同爲存亡也爾輩宜諒我心各奮氣力殺賊立功以取勳賞士卒感其意其心始堅無一人離反者初朝廷聞亂即遣防禦使馳入靈岩繼遣都巡察使檢察諸將巡察即公之弟浚慶也馳至羅州審其形勢以爲防禦使旣入靈岩則假將棄其職務不宜同在一城即牒公出城還赴治所軍士聞公將去洶懼揚言曰我輩恃令公城守今若棄本去我

輩亦將離散防禦使亦驚懼失措公即以私書通于其弟曰觀軍中情勢與防禦使之意皆恃我爲固我若一動慮有不測之變吾輩世受國恩致身至此所謂秋毫皆帝力常恐不得死所此吾忘身殉國之日吾不可去也遂不出卒全孤城克截強寇賊不得內向一方帖然觀察使以其狀　上聞　上大悅下書襃諭特陞嘉善階寔六月初四日也公上章固辭辭極悲切　上不允下書答之曰當邊事危急之時未有力戰者方切南顧之憂而卿能措置捕獲却敵其功不小一加之級豈洽予心卿其勿辭後益盡心公

旣出圖中常曰人言我國人心頑愚不可䡖以義理云者皆虛語也唯忠義可以感動之於此見人性之善無間華夷也是年八月拜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當賊屠焚蕩之餘一道騷騷訛言屢騰人無固志公鎭之以安靜綏之以仁愛至於邊備守禦之具軍卒分戍之規無不各盡其宜人心乃安皆曰得我公爲之依歸雖遇賊至可且無懼㢙安於田畝也丙辰春加巡察使銜專制諸將以備邊警夏擒倭賊作耗于中原而還者斬百餘級且獲中國被虜人民二十餘名馳 啓之 上遣使奏聞于中朝上

献人口 皇帝嘉悅降敕奬諭特賜公銀兩段疋以
賞焉秋秩滿拜同知中樞府事未還會京畿缺觀察
使畿甸沿海之邑當賊衝要防虞尤急以公名績已
著欲藉威聲以鎮之廷議舉公爲觀察使明年九月
秩滿拜漢城府右尹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戊午八
月 上以咸鏡道乃豐沛舊鄉而北連野人招懷綏
撫必在得人 祖宗朝例遣名德重臣出按之今宜
擇廷臣之有宿望者爲觀察使銓曺以公應選遂有
朔北之行拜辭之日 特賜橐鞬弓矢己未八月病
辭遞爲同知中樞府事兼副摠管庚申正月 特旨

拜承政院都承旨未幾特陞資憲階仍授兵曹判書
朝野皆以爲得人至於吏胥卒伍擧欣欣相慶五月
上拜冬至賀表于勤政殿祗送于庭有人闌入 御
前擊錚訴冤 上爲之驚動焉言官論兵曹護衛不
嚴遆公判書六月拜刑曹判書七月因事遆爲衛職
兼都捴管移知中樞府事辛酉三月病辭捴管遂在
閑調常曰投閑優養於身甚便而無事食祿於心終
有未安也壬戌正月平安道觀察使當遆 上傳教
于吏曹曰西界監司乃是重任其以正二品可當人
負擇差而遣之吏曹遂薦公爲首時公久病羸瘁不

堪驅馳邊徼而無辭可免僶勉赴任曰身旣許國一息尚存豈敢求安以二月拜辭　上特賜酒且賜弓矢及胡椒虎皮仍　教曰春氣尚寒特賜虎皮路中可藉轎上公旣下道一洗陋習撿身清約汚吏貪官斂手知懼時經盜賊之餘囚繫滿獄冤號塞路公卽分別淑慝清理冤枉多所活出民皆祝頌一道方仰德化而公素患胃冷泄瀉之證至是復發病遂增劇以是年八月十日終于平壤之公舘病裡諄諄語其子弟者皆忠孝義理之言無一語及私事仍謂子弟曰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此禮之大節也揮婦人使

還又問何方爲東平東乃京師而又是我鄉土也命
侍者正身東首而殁訃聞 上震悼輟朝仍傳曰儒
將老宰在外淪逝予甚傷悼 命下書于經由各道
監司俾護送其喪又別 賜米豆油清紙布凡喪祭
之需公生於弘治戊午終於嘉靖壬寅享年六十五
公天分甚醇德性完粹加以學問之力充養有素待
人接物和粹之色表著面背雖俗子鄙夫一接言論
輒消鄙悖之萌每以先世遺無遺[illegible]蹟[illegible]常懷之哀
蓼莪之慟平生未忍過西市之路及其貴顯追傷大
夫人早世極不及養與其弟相對語及輒摧咽不自

勝遇忌日必哭泣行祭哀懷追慕若初喪然素衣素帶以終其日友愛之篤出於至性先是大夫人旣歿兄弟窮約皆未顯其弟贅于婦家無所歸公未忍相離每召與同處如大夫人在世之日怡怡然相對講論不休夫人亦克承公志雖剪髮假貸所以供奉之者無所闕乏能使其弟安而忘歸盡其荊樹之樂兄弟未嘗異處故其在家每相向對坐達夜竟夕終無惰意其出而返必見兄弟然後入于私室旣出身筮仕亦不廢焉其相離者或從官在外或曰官務奔走此外未嘗不聯褥對面也有忠孝大節雖臨死生之

際未嘗動心而變色能斷大事必主義理不以私見而回互焉不營産業出身立朝至於大官三爲大州家無儋石之儲所至必手書橫渠訂頑張思叔座右銘與凡聖賢格言貼諸壁上斂袵正坐而觀之每讀書見忠臣義士名賢事業必擊節嘆賞亹亹忘倦不以尋常記誦爲貴也小學近思錄等書不離几案曰吾輩學雖愧於前賢此等文字尋常寓諸心目亦足以矯輕警惰開益心智也胸中恢恢有容有守有經世之才有廟堂之量與世不偶遂斂縮而卷懷焉但出入於邊隣從事於軍旅世遂以將才視之其存諸

中者未有人知之者公亦不屑屑求知於人也晩而
榮遇　明廟必可展布而天又奪之壽云公配貞夫
人申氏高靈世家禮儀判書德麟之後縣監宗河之
女也先公十五年而歿生三男四女男長曰中悅吏
曹正郎罹乙巳之禍死於非辜次曰淑悅司憲府監
察次曰繼悅未仕女長適縣令柳沂次適幼學尹海
次適判官宋應期次適縣監宋應瑞側出一子曰庶
悅觀象監直長正郎娶郡守趙德壽之女生一男曰
士溫前司饔院參奉監察娶忠義衛李中之女生二
男一女男長曰士栗開寧縣監次曰士毅生員女適

縣監尹溶繼悅娶參奉金達恩之女生三男二女男
曰士敏曰士遜曰士脩女長適監役成哲次適參奉
李慶曇庶悅娶司僕尹億之女生三男一女男士仰
餘幼縣令生三男一女男曰惟寬濟用奉事曰惟信
生員曰惟敏女適幼學沈仁裕判官生五男二女曰
欽祚曰承祚曰天祚餘幼縣監生一男一女男曰爾
昌女適禮曹參議辛應時至于曽孫內外三十餘人
見在幼稚不能殫録爲夫人之歿公命擇地楊根郡
治西先塋傍近之地得高要洞未向之原爲同塋異
壕之制及公之卒遵治命而葬焉實嘉靖壬戌十月

二十日也

碑銘 墓碣 墓表附

有明朝鮮國嘉善大夫忠清道兵馬節度使尹

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汝諧字和仲坡平人遠祖諱莘達佐麗祖定三韓其曾孫瓘仕睿肅朝位侍中擊女真開土疆子孫世爲卿相入我朝有諱承禮爲版圖判書子璠判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謚貞靖即 貞熹王后皇考是生士昀甲科第一官至工曹判書寶文閣大提學參翰忠勳策靖難佐翼功封鈴平君 贈

贊成諡成安子甫工曹參判 贈領議政坡陵府院
君娶宗室永川君女以成化庚子十二月生公公自
幼氣宇脫凡年十五 坡陵卒去文習武中辛酉第補
宣傳官時燕山悖亂公坐內子門禍謫北方明年乙
丑賴大夫人賂內嬖移忠州丙寅 中廟龍飛昭雪
究枉公亦北還丁卯又拜宣傳官轉訓鍊院主簿改
司憲府監察秋陞都摠府都事冬除訓鍊院判官戊
辰遷軍資監尋改司僕寺庚午遷內贍寺丁外憂壬
申服闋又授軍資判官癸酉遷尚衣院丙子又入軍
資監丁丑陞僉正敎寧府俄遷訓鍊轉儀賓府經歷

乙酉副敦寧正丙戌移訓鍊戊子陞正敦寧辛卯移
太僕甲午轉通禮院右通禮秋加通政授永興府使
治尚禮教政以寬簡民有去後思丁酉考滿授衛職
兼五衛秋拜僉知中樞府事還衛職兼五衛冬拜敦
寧都正戊戌遷授忠清道水軍節度使廉潔簡肅得
邊和己亥病辭拜衛職帶羽林衛將俄遷五衛將秋
又入敦寧兼帶如舊辛丑出倅南陽府賦均民安冬
擢授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推誠任下撫禦有方南人
咸戴邊無刀斗警壬寅病辭拜衛職癸卯復拜僉知
秋進嘉善除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公雅不能阿時

輩言者不知公爲人論不已不果行以嘉善授衛職乙巳復入敦寧自是懼盛滿絶意官路惟杯酒自娛於公猶子任以 東宮舅顯用事士大夫多附者金安老執政爲後日計與之昵公每顰顧曰任乃無識武夫容接僉壬干預朝政終必蹈禍逮 仁廟朝任尤高貴公愀然有憂色及禍作如其言人服先見公天資高讀書通大義識見超詣言論行止自有賢人君子氣象見善樂道聞義慷慨貴驕榮貪者視如孤鼠不治產不惜財朋戚貧窶者傾家周之己卯禍起常歎善類之傷其義聲播在朝野任之死公嘗坐論

文定王后箚內教曰尹汝諧必不預邪謀置之時論
亦知公無他而言者以爲律不可撓竟謫忠州明年
丙午十二月歿享年六十有七孽非已作而卒于謫
中人皆傷悼翌年三月葬于交河縣尾洞里卯坐酉
向之原從先塋也夫人李氏判中樞府事廣陽君世
佐之季女遠祖諱集麗季登第有詩名號遁村子孫
世顯有諱仁孫右議政謚忠僖於夫人爲曾祖忠僖
生五子俱登第爲將相諱克堪爲刑曹判書謚文景
佐　光廟以功封廣城君即夫人王父也外王父趙
公諱瑾官至觀察使亦漢陽右族夫人生長法家禮

義性成舉止中則又有孝友之行廣陽鍾愛爲擇配
歸于公尹氏族大而貴內外尊顯夫人入門儀度閑
詳饋獻率禮親賓交賀家居事姑盡誠佐君子無違
公伯兄汝弼以　章敬王后父貴盛而太夫人常居
公第盖安夫人之孝敬也夫人治家奉祭盡其誠敬
至於縫紉紡績器服生産各臻其工皆有條理其行
能六親戚取則至於禁掖皆傳法焉公喜賓客常置
酒餚有酒失夫人輒規正公名德之盛內助爲多先
是公曾祖貞靖公以下三世伯兄汝弼實奉其祀及
任誅坐廢以貞靖　國舅不可絶祀乃請于朝以其

宗祀歸于公夫人承奉祀事蘋藻酒醴手自調劑不
懈益虔懿行本末具在墓誌生三男二女長曰仁先
殁娶判決事鄭洵女生一女適監役十希詮生二男
一女男曰乾元皆幼次曰僎掌苑署別坐娶忠義衛
李孝舜女生三男曰起馡造紙署別提娶儒士權審
女生一男二女皆幼曰起莘起聘俱未娶次曰健禮
賓寺副正娶領議政沈連源女生一男三女曰起楨
瓦署別提娶郡守宋世勛女生二男一女男曰瑜曰
琬皆幼曰起祥未娶女一適監察權和生三男曰夔
曰瞿皆幼其二適宣傳盧稿生一男二女皆幼其三

在室女長適儒士李蕆生一男曰大遴慶基殿參奉
娶察訪許墩女季適縣監安孜敬早歿內外諸孫共
二十三人者敏悟英發好善悅禮天其以蘄于公者
施于子孫以大其門也歟況二子俱與孝祀死事生
皆盡其道奉夫人怡怡每遇閑燕並諸子弟衣冠上
壽歲以爲常又用公恩爵貞夫人尊且享福餘二十
年夫人可謂食其報矣夫人以弘治壬寅生以嘉靖
丙寅九月卒于濟生院第壽八十有五以是年閏十
月十日祔于公塋夫人於浚慶爲叔姑又長于公之
門知公爲最詳是爲銘銘曰烈烈大夫厲然其長心

謙氣豪智圓行方維身之屈乃德之光婉婉夫人婧
道孔臧子孫振振承祀無疆爲善之報永世彌彰

有明朝鮮國掌苑署別坐禦侮將軍行忠佐衛

大護軍尹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侹字景直坡平人節度使諱汝諧之仲子也工
曹參判 贈領議政坡陵府院君諱甫之孫曾祖諱
士昀甲科壯元工曹判書寶文閣大提學錄佐翼功
封鈴平君 贈贊成諡成安高祖諱璠知中樞院事
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諡貞靖是生 貞熹王后外
王父判中樞府事廣陽君李公諱世佐亦廣州世家

也君自勝衣承太夫人教學于吾兄弟至成德君性
醇氣和早知向方好古篤信聞人善嚮慕若不及孝
友純篤無違行其所從遊如柳希春盧守愼朴民獻
李俊民皆一時名賢嘉靖乙巳先府公謫忠州君隨
往供奉勞悴及歿謫中居喪一遵古禮自是奉太夫
人晨昏定省朝夕旨甘未嘗不親其所以悅耳目而
養心志者無所不至太夫人專居二十餘年家業雖
損舊常有富貴之樂君伯氏亡無嗣先府公命君爲
冢嗣且因門禍得主宗門之祀營立家廟朔望夙興
參謁四時享祀一依朱子家禮凡祭饌極精必點視

少不如儀終夕不悅忌日泣行祭如初喪哀慘之容竟日不變與弟副正君友愛甚同侍太夫人笑語怡怡未嘗相離嘉靖丙寅九月太夫人壽八十五以天年終君哀毁執禮輟食哭泣者數旬舊病猝發凡二日暴殞于殯側距太夫人歿僅二旬也君以正德乙亥生歿于是得年五十有二君見門禍不樂仕宦不數數於擧業至是始以公薦爲別坐爲官未十朔遽罹苦凶之慟竟至滅性痛哉君娶忠義衛李孝舜女生三男長曰起畝爲造紙署別提娶儒士權審女生一男二女皆幼次曰起莘起聘未娶皆敏悟好禮天

其以啚于君者而施于是乎是年閏十月初三日葬
于交河縣尾洞里先塋側卯坐酉向之原余於君爲
表兄知君者莫如余敘其顛末而爲之銘銘曰玉潤
揚休和順生色既孝且友天賦之德胡嗇其年種而
不食脩短等死當分敢憾况有多男好禮而直濟美
流芳歷世無極

次子秀才墓碣銘 并序

名善倪字性之廣州聞族也高麗遁村先生集之後
文景公克堪之玄孫也曾祖諱世佐廣陽君判禮曹
祖諱守貞弘文館修撰 贈都承旨工曹參判金公

諱楊震乃其外祖也歲乙巳其父觀察關西隨父之任戊申夏六月得暑濕病邊荒外地問醫無所藥餌乖方卒致夭札以其月晦日殁于平壤府清華館東軒生于辛卯十月終于戊申六月年十八矣氣質夙成學問日就形容端正語音清暢天性恬靜不喜浮華有儒雅氣象平壤號稱繁華兄弟或戲遊聲色之場而靜坐一室左右圖書開卷泊如也臨終與其父訣曰念此意思久矣幸吾或有生道言之或傷父母之懷忍而不發今則我其死矣不靳一言焉人之生死雖有長短只是先後死爾理則一也幸勿傷痛且

死而知或有知願埋我於父母塋側冀死魂魄得侍左右也願不出此也其母在傍揮令入內盖慮見其死則益致傷痛也言訖而逝九月窆于楊根郡西高要洞東向之原其東北乃汝伯母氏之壠堂兄之墓又在于南其北廾弓許有南向之麓將以祔吾夫婦于是庶幾成汝之志也悲乎痛哉父前兵曹判書浚慶和涙而銘曰人孰無死在汝斯酷生無室家死無以托臨訣之言益用傷絕高伊之原是汝之宮伯叔諸從咸在南東千秋萬世遊汝之魂無窮之痛父母之究

鳳山郡守李公應慶墓表

君諱應慶字允吉系出廣州遁村先生七代孫也高祖諱仁孫議政府右議政諡忠僖曾祖諱克增翼戴佐理功臣判中樞府事諡恭長祖諱世弘登第官至繕工監正考諱復興不仕襲廣川勳蔭爲忠義衛司果妣洪氏南陽世族富平府使孝昌出也富平公亦登第多履歷君生而氣質醇謹重厚爲父母所鍾愛中嘉靖庚子進士游學芹宮儕輩多敬重焉久屈場屋人皆惜之歲丁巳以進士選授義禁府經歷庚申秩滿轉主簿尚衣院簿俄遷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叅

軍實朝還也辛酉遷宗簿寺壬戌移司憲府監察俄
遷掌隷院司評甲子遷主司醞寺簿陞授漢城府判
官丙寅轉掌隷院司議凡三爲訟官謹守三尺剖決
不差負者無怨人不異議隆慶丁卯鳳山郡生變害
其郡守而路當中朝往來之衝時新皇帝登極頒詔
于我國 詔使歷境朝廷難其代以君多有踐歷屢著
聲績薦授本郡到官革去弊政靜以鎮俗寬以綏衆
闔境安堵時卒遇國憂加以迎詔朝廷多事使命旁
午君應接上下迎送王人咸得其意不失規度復有
聲譽仍積勞悴遂成沉痼戊辰夏罷還京第病勢轉

葬治療不效翌年閏六月丙午終于蓮池洞第君廉
潔自守秋毫不犯儲峙充牣吏民畏愛至今人服其
清民有後思君生于正德癸酉終于隆慶己巳得年
五十七娶副司直金式女爲配亦安東世家也無嗣
取堂弟善慶之子壽海爲後以是年八月甲辰葬于
廣州治南塔洞之原從先塋也先是君伯氏崇慶亦
無子女而身在遠外以先考妣之祀託于君君以介
弟雖嬀越序自以食祿于朝恭伸追慕之情遂迎神
主于家四時仲朔必行享禮遇忌日必哭泣行祭盡
誠盡禮以終其身君早勤學業力於爲善晩而無成

遂就官爲吏抱負未伸壽又不永終至無嗣以殞天之難諶也有如是夫君於浚慶同高祖爲三從兄弟又嘗從學於不佞知君最詳故述其平生本末表于

墓左

以上墓道文字若干篇或從其碑碣印出而如松洲李執義瑮誌石近又得於京城東門内古基則亦公爲首揆時所撰也只有首尾各一片而中缺不完故不得抄録蓋公之文字遺落於世者多類此云○公之遺稿補遺年譜附録遺事合八卷今

上辛未五世孫善晩按節北關入梓於咸興府而刻在僻遠病不能廣傳載而西歸謀欲移置於嶺南而久未果其後辛卯善晩之子夏源出守順興府添刻追得遺文數編于補遺卷中仍以其板度於府之浮石寺遂成先志云

東皐先生遺稿卷之六

東皐先生年譜

皇明孝宗弘治十二年燕山君五年己未十二月建丁丑二十七日癸未丑時先生生于京第

十三年燕山六年庚申先生二歲

十四年燕山七年辛酉先生三歲

十五年燕山八年壬戌先生四歲

十六年燕山九年癸亥先生五歲

十七年燕山十年甲子先生六歲以王考廣陽君緣坐配遠郡先是 成宗大王繼妃尹氏即燕山母也因妬忌不遜廢爲庶人及賜死時誤傳承旨許琛稱病不進廣陽公以代房替行至是燕山聞內嬖讒追怒伊時參論及奉 命諸臣而任士洪

又慫恿之廣陽公被慘禍闔門見戮先生考僖撰公亦以是年五月十三日逃及先生與伯公隨乳媼同配配所不錄於行狀中未可知也但考諸先生祭伯公文則有曰養于乳媼于彼搥灘被內徙量移于清搥灘卽搥山而清則或云清安並不可考○伯公諱潤慶字重吉官至兵曹判書號崇德齋 贈諡正獻

十八年燕山十一年乙丑先生七歲在配所一日主家失火弊袍盡燒隣里來唁乳媼攜先生手泣曰今失此弊袍阿兒何以度夜先生曰此袍多蚤虱吾常苦之今而幸燒夜將安寢願媼勿慮辭氣自若聞者莫不異之

武宗正德元年中宗元年丙寅先生八歲與伯公蒙放還京燕山荒亂日甚宗社幾危是年秋中廟擧義反正卽雪冤枉先生亦蒙放就育于外王父判官申公諱承演家判官公奇先生器局囑于大夫人曰汝兒終當遠到謹護之大夫人教以義方

口授孝經大學徽戒甚嚴先生兄弟敬承無違不曲閭巷後從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與伯公共學於從兄難叟先生預聞趙靜菴性理餘論學有淵源遂有所造○難叟名迺慶字長吉登賢良科官至校理卽廣陽長孫也

二年中宗二年丁卯先生九歲

三年中宗三年戊辰先生十歲

四年中宗四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五年中宗五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六年中宗六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七年中宗七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八年中宗八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九年中宗九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十年中宗十年乙亥先生十七歲遊學宮行成德立不屑舉子業專務爲己禮法自持○先生祭伯公文曰年十五六粗知向方弱冠還京相繼有室觀此則先生學于金公之館似在是年間而行狀中不錄亦不可考○金公諱揚震官至參判即豐山人也墓在醴泉先生爲贊成時寫其神道碑

十一年中宗十一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十二年中宗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十三年中宗十三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十四年中宗十四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十五年中宗十五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十六年（中宗十六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世宗嘉靖元年（中宗十七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春中生員三等第九名（即蔡無逸榜）

二年（中宗十八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三年（中宗十九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正月二十六日丁母夫人憂（先生喪祭一遵禮制祔葬于楊根治西車項先府君墓仍與伯公廬墓終三年不出門外朝夕上墓哭盡哀毀瘠幾不能支）

四年（中宗二十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在廬所

五年（中宗二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三月服闋（世俗於禫後必新造衣冠以代素服而先生兄弟只洗濯舊着衣巾而服之哀戚之容久而不改常與伯公同處一…）

如大夫人在世時未嘗少離時宰沈彦慶聞二公名饋之肉蓋欲使二公依禮往謝而二公聞亡投刺而返○是年先生婦兄金修撰義貞登第而參判公適在外修撰以新恩歸覲先生亦偕往至則參判公與修撰語無異他日而與先生語不覺達夜參判夫人詰其故參判曰此甥將受國家大任非吾兒比也至今參判公之後孫及嶺南士人皆傳之如右而或稱參判公素有藻鑑云

六年中宗二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始遊太學文行德望為多士所推重

七年中宗二十三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八年中宗二十四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四月長子禮悅官至倉守贈參議生

九年中宗二十五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十年中宗二十六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十月第二子善悅生未娶而夭是月登式年文科乙科第三名卽金忠烈榜也先生先生當會試應講得優分出門則泮人便欲循例選隷脫先生衣先生正色止之泮人不敢犯云承文院旋補史官是歲伯公亦擢進士壯元

十一年中宗二十七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選入玉堂爲正字時有生員李宗翼上疏極言時事執政大怒請鞫上召宰臣及三司議之先生末進言其以言獲罪非美事金安老請流深惡見罷

十二年中宗二十八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再爲注書俄遷玉堂由著作博士陞副修撰兼[illegible]時講赴夜　對請釋安處謙之獄無情而被[illegible]者以應天變遂遞罷

群小謂先生以辯□故□□□□成罪乃罷略見已節錄自是杜門讀書□□□方衣性理之學足不出門者凡五載

十三年中宗二十九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七月第三子德悅官至承旨生是歲伯公登式年文科

十四年中宗三十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

十五年中宗三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十六年中宗三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三奸即安老等誅即叙拜戶曹佐郎薦入吏曹遷文學弼善校理掌令軍器僉正副應教應教輔德並兼知製教中廟以備學日進博選僚屬知先生優於經學擢置講院首尾三載餘時仁廟在東宮亦知先生有經術顧問

之寵賜與之眷非他寮比凡有疑難雖夜深輒不時召對其知遇之隆夐出尋常

十七年中宗三十三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十八年中宗三十四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十九年中宗三十五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

二十年中宗三十六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陞直提學未久仍超副提學上劄言時事極論李芑之奸尋遷承旨

二十一年中宗三十七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二十二年中宗三十八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文臣庭試居首其文即禦夷狄略見遺稿中進嘉善階自右尹移大司成先生見時習浮躁常誨諸生曰士當讀書修身而已學宮豈識時事之地耶毋與鎮靜務如一番講教不

游士皆翕然尊信

二十三年中宗三十九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十一月 中
宗昇遐先生以副价告訃 中朝時有難處事遂遴先生以遣之

二十四年仁宗元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先生既還拜刑
曹參判時仁宗新即位未有儲嗣先生言于朝日宜早封太弟以安人心事不克行及乙
巳己酉禍作人莫不服其先見而恨其不見採七月 仁宗昇遐先生自在官僚
受知最深自以爲君臣知己之遇臨 御未幾弓劍遽遺先生居常懷痛至老不已舊賜梳櫛
常儲中篋晨夕奉玩未嘗不流涕嗚咽會議尹元老之罪時元老以明廟之舅
有交亂之意朝廷患之諸宰會朝堂議欲拜平誅之先生引漢薄昭事言其不可事遂寢
安道觀察使李芑林百齡等忌先生出之既赴任禮法爲治淸簡嚴正黜陟公明一路

畏眼

二十五年明宗元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關西任所

二十六年明宗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秋滿仍任秋大水先生以爲變異非常咎在道臣上章祈罷上賜優荅特借一年歲適歉益薄自奉盡心荒政民賴以蘇略見箕城志

二十七年明宗三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六月在關西遭次子喪○秋特陞兵曹判書累辭不允

二十八年明宗四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遞西銓授大司憲移判漢城復移樞府前後三載之間置樞府者五

二十九年明宗五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五月謫報恩縣

李芑陳復昌等以先生伸救尹任且各李洪男之告變文誣而逐之朝野驚惋沈相公連源歎曰斯人名重乃遭此患云先生既逐芑黨李無彊倡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國家必欲加罪爲搆臣所止

三十年明宗六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遇赦還僑村舍冬敘知樞府兼摠管

三十一年明宗七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移拜刑曹尋爲咸鏡道巡邊使時北鄙有虞大臣薦先生遣之至則巡歷拊撫威信並行夷情乃安及還 命設迎慰宴即拜大司○退溪李先生所製教書見本集憲凡四長風憲不尚矯激克持平允十一月 上命選廌謹人賜宴于闕庭賜丹木胡椒有差先生移疾不赴先生當首

與而辭以疾盖避義名也一時被選安玹等十九人參宴先生及退溪先生等十人病不參外任李業等十四人各賜表裡及 孝廟朝考出實錄時始知先生名諱印卿字諸孫赬請釐正蒙允

三十二年 明宗八年癸丑 先生五十五歲復判戎曹兼知經筵春秋館事

三十三年 明宗九年甲寅 先生五十六歲移判吏曹 裁抑僥倖所選進皆從公議時稱得人以久專銓柄爲惧遂謝病 進德興大院君夫人鄭先生異姓弟從妹也大院以除拜來干先生只言 王子不可除士大夫家而無他答 大院起而去

三十四年 明宗十年乙卯 先生五十七歲判水曹尋移秋曹 上劄力辭及出視職卯酉趨衙剖決如流獄訟號爲平矣 五月倭寇湖南擧先生爲都巡察使 駐牙錦城指授諸將以禦之賊竟敗進先生以無功上章自貶

上賜書勞勉優錫表裡即分寘將佐還拜戎曹未幾擢右贊成盖記南征之也功特兼司馬主管南邊兵務凡三掌兵柄夙夜彈慮甄將鍊卒以公以律軍政克舉如南尋兼致勤輩皆先生敎也東官輔養官亦特命也累劄力辭上不許曰卿如中樞朝輔作宗則可矣

三十五年明宗十一年丙辰先生五十八歲

三十六年明宗十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九歲

三十七年明宗十三年戊午先生六十歲陞左贊成上爲右議政朝野想望風采士人奇大升曰朝廷之袁百揆之首今乃得矣蓋慶之也

三十八年明宗十四年己未先生六十一歲

三十九年明宗十五年庚申先生六十二歲陞左議政加

世子傅叅辭疾特紓 宸翰

四十年明宗十六年辛酉先生六十三歲

四十一年明宗十七年壬戌先生六十四歲八月先生遭

伯公喪判書公以平安監司在任卒逝先生服衰

朝夕哭至於失明先是國俗三年喪外朞

功以下則只素帶而已先生一依禮文製衰服行

之退溪先生深加歎服語在退溪本集及李清江

濟臣鯸鯖錄李松窩墍雜記自是 先生撰伯公行

士大夫皆效之五服之制始備

狀

四十二年明宗十八年癸亥先生六十五歲以脚疾辭不

允

四十三年明宗十九年甲子先生六十六歲以事遞免時有奸人矯內旨傳于先生諫官言剛亞大臣被欺不悟請罷只遞

四十四年明宗二十年乙丑先生六十七歲八月尹元衡有罪免進先生上相辭以前疾 特命給扶懇辭不允先是元衡以當宁之舅久病國政及文定之昇遐公論始發先生因辭疏引喻譬曉極論國家元氣受病之原請從公論以斷私恩既出疏請亟正元衡之罪繼率百官 廷請三日而允之○請罷新立科條章昭格署黜僧宗 上皆從之初僧普雨廣張佛法居處僧擬至是請誅命流濟州昭格署自先朝靜菴趙先生力請革罷所不能得而今蒙允許輿論偉之九月上不豫時儲嗣未定中外危懼先生自署祝文遣官徧禱及 上候少間承 召入臥內

引史官大書以進曰東宮久歷 聖慮及此否後又因便殿引見表出大學衍義建儲之說以進之 上亦感之

四十五年（明宗二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八歲冬因災異應

旨上封事極論君德士習國本 上嘉納之（凡累千百言時稱丙寅疏人皆傳誦之）

穆宗隆慶元年（明宗二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九歲累辭得

請旋因玉堂上劄 命復視事（先生自春力辭 上旣勉從玉堂即以劄請曰老成國之元龜某雖老病 國家所賴而安倚若泰山況今詔使之來尤不可無此人 上特遣史官 諭以仍授又辭不 允）六月受顧命定大策（上疾大漸 先生常宿都堂冠帶明燭以俟之二十七日庚戌夜半宣召 先生顚倒入闕則 上命升御床執手流涕先生）

亦泣曰儲嗣未定 上候如此請速定大計 上
巳不能言擧手叩向內屛風而巳先生知 上意
事急不暇書啓宜以語請于 中殿曰今主
上以手指內必有預聞後事者否 中殿自屛內
亦親自傳教曰乙 丑年大漸之日定之於德興君
第某子矣先生旣聞 命卽請命召他大臣及三
司長官與聞此教仍使史官特書德興君第三
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親自跪稟于 上上含
淚而頷之越翼日辛亥 上疾革先生啓于
中殿曰阿只氏請卽奉來而奉來後當處何所
中殿下教依啓而處所則使之稟定於 王大
妃殿 卽仁宗王后 先生又啓曰宜自內決定而
政事不可歧出也 丑時 上昇遐于養心堂先生
卽令侍衛諸臣備 世子儀物迎 宣廟于潛邸
時 宣廟方持私服與諸兄弟俱在於德興第
而惟內官曾識天顏廷臣無一人知者先生以爲
不可徒恃於寺人之口言于都承旨李陽元曰外
衛諸臣不意往衛則其家必不知爲某故公宜先
入宣言曰有 傳教事宦人告下庭以次俯伏聽
云爾則宦人必當以次而伏然後就其第三伏而

奉來可也陽元一依 先生言遂扈衛而出由 光化
門之東夾而入臨于 大行前越七日丙辰 即
位于勤政門於是中外帖然 宗社晏如無異於
國本之預定者其後退溪先生言于 上曰李某
當國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
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無出於此人蓋以此也
語在退溪年譜及東閣雜記○初迎駕之時倖輩
坌集從駕要希策功如乙巳之爲者爭先錄名至
成巨帙朝士亦或有不赴哭班而先往其處者承
旨亦以其名錄持來于政院先生厲聲曰事自內
定臣下何與於其間而敢發此言乎促焚之莫敢
復有言者人以此益服先生之秉心無私而自後
數十年間貪功樂利之習亦絶矣○先是沈通源
以戚畹致相位貪縱無忌先生心常鄙之雖在同
列罕與之言及 宣廟即位通源屢言於公坐曰
今 上之承統我輩豈可謂無功顯有貪天功之
色先生正色不答通源遂沮尋又放歸田里畧見
東閣雜記自此通源益含怨而其黨援多不悅於
先生及先生沒至於反設搆誣
不遺餘力人謂積憾之發云 七月隆慶新皇帝

登極頒詔 詔使翰林院檢討許國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入我境至嘉平館聞 國計大有疑惧色曰 國君無嗣國內之無事未可必吾輩還爲渡江待國事有屬而來須 詔命可矣副使則曰國必亂矣與其棄 命於草莽不若死頗有自處之意仍問伴使曰相臣當國者何如人也以文章耶以德望耶答曰文章德望俱備一國素所倚重者也兩使喜曰然則無患矣乃遣其舍人等賫題本進于 大朝及入 國都行使事外以白綃圓領別行弔 禮先生酌禮吉凶力辨得中舉措雍容國事整頓兩使相顧而歎曰人國之有賢相豈不重歟待先生禮須極其尊敬必稱李相國而從容談論及還百官班送於西郊兩使至先生前特下轎揖之而去其後每遇我國人必問李相國安否連稱好宰相好宰相云略見柳西厓文集太史即許使也在館時欲知東國禮制風俗請先生錄示先生即其坐操筆錄遺太史益加歎服所錄上自 檀君下及 本朝國都沿革山川境界禮制風俗極其詳備今行于世 請行 宗系辨誣之奏 先是 國朝宗系被

誣列聖遣使請辨番二百年而莫能得及太史
之來也先生知其誠待無間仍言及此事詳辨無
蘊太史釋然曰非相國言我輩在中朝何以得
其詳待我還朝即行奏文則俺當力辨于朝及使
還即遣任說黃瑞金戣等赴京辨誣先生親製三
度呈文又條列所對說話如楊燕奇等事十二条
以付之曰吾與太史有答問之言宜以此申辨且
勑譯官閔扈崔世協林芑等以送之及至京師禮
部所問皆出於十二条中一行莫不驚服果因太
史之力辨遂蒙會典更印特許改之 詔其後會
典之更印也申奏前 詔竟得 因登 對進言即
宗系之正亦先生之力也
上新 服之初也縷縷數百言而首陳逸慾之戒以
為保 宗社保生民之第一本反覆乎聽言講學
循天理正本原察邪正親儒臣等語無非切中時
病而繼之以奉身求退之意 上動容賜答甚有
嚴憚之色厥後登 對皆申此意而凡扶 九月二
持紀綱進退賢邪莫不極論而揩當焉
十二日葬 大行于康陵先生進挽詞三首 見青丘風

雅三十日　慈殿欲拜陵先生進　啓止之啓辭略曰國朝禮文無　王后拜陵之文此實非禮之擧昔東晉之世有皇后拜陵之事當時猶以爲非禮而止禮樂之備無如宋朝而亦無其禮今若行此則不但重　先王之過自此以後遂成古事開萬世無窮之獘如魏胡后之拜泰山唐武后之爲亞獻將無所不至況今灾變疊現固當恪修人事豈可干禮犯義以忽天戒乎　答曰啓意至當恐惧不已死則當侍山陵耳爲　國宗社未果矣　劄

請召還乙巳諸人以裨新政春盧守愼白仁傑柳希春金鸞祥等十餘人諏放收叙　命下朝野相慶想望太平略見盧蘇齋年譜冬辭職不允凡數十状

二年宣祖元年戊辰先生七十歲春請釋乙巳丁未寃死人復官爵放緣坐還籍沒○乞致仕不許　命賜几杖又辭不獲先生以近來受几杖之家徵索列邑務極侈張爲弊習延恩之日

以俸餘略陳杯盤只邀耆舊禮接使命而罷乞追 贈趙先祖即靜菴先生

宮□用鄭夢周即麗朝圃隱先生後 從之

三年宣祖二年己巳先生七十一歲正月請奉審 文昭

殿形止預先增搆 從之初世宗倣漢原廟之制以奉四親及太

祖至 成宗追崇 德宗以 睿宗已祔文昭祔 德宗於別殿號曰延恩及 仁廟薨 明廟

即位時議以爲 仁宗祔則 世祖親未盡而當祧不祧則過五室非 世宗之制之本意於是祔

仁宗於延恩人皆以 仁廟之聖德而不得祔文昭爲憤鬱先生亦嘗以爲恨至是建議曰 仁

廟賓天之後當時諸臣不顧禮義率意穿鑿不祔文昭奉諸別廟物議憤鬱以此一事足以感傷天

地之和羣議以爲當於 明廟祔廟之時應入文昭云此事義理甚明但 仁廟與 明廟雖當

爲一世位數稍加 文昭舊殿稍增間架然後可以奉安臣等與禮官 請先奉審 本殿形止預爲

修纂上從之語在退溪年譜二月復以文昭之議上箚乞依
前請俯從衆情增搆之議既定言者又以世廟遺旨不可增加議欲作隔以容
兩位或欲壞撤四位唐家通作長家推後作隔羣議紛拏不定及考世宗實錄則四親不可遷
五室不可加明有定制故先生欲以是啓之他相皆曰如此則必招羣議先生曰主上新入繼統
於國家典故皆未諳悉況廟制國之大事豈可使不知本末台下東迫而爲之不可不啓也遂啓
之於是物議亦先生太甚先生又上箚明其所以然而已終不務勝且曰人君所恃而爲國者人心
而已人心洶洶無以寧靖乞依臣前請俯從衆情箚見本稿中三月退溪先生將
退以先生薦于上退溪先生將退歸上引見問曰朝臣無可薦者乎乃以
先生對曰所當倚重者無出於此人語詳在上十月因日變進言上以日變非常
延訪公卿先生對曰嘉禮在邇而變異如此恐有後日宮闈干政外戚恣橫之弊願恐惧修省

是月先生第三子德悅登文科別試德悅以文學器量開後玉堂新錄時既入於本館之錄及都堂圈點點補應選先生日述兒儘不合此選遂拔之人服其寧語在松窩雜記

四年宣祖三年庚午先生七十二歲春三辭不允詣闕陳懇至六七又不允夏上劄請釋乙巳己酉之獄且請金宏弼趙光祖文廟從祀不納劄子略曰乙巳之獄實多冤枉可疑之事在所必伸惟在聖上公聽快雪之耳至於己酉之獄則尤爲冤枉追言至今誠可痛切今幸天日照臨幽魂枉魄望雪之慟有甚於初死之日感召天變理亦宜然又曰義理之學實自宏弼啓之生於絶學之後始慕聖賢之學專務爲己篤行十年真積力久道成德立不幸身遭亂世從容就死雖不克有施於世而至於誘掖不倦使東方之士知聖賢之學實此人之功光祖受業於宏弼之門踐履

篤實知識超詣實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遭禍之後士氣墜地莫知趍向光祖倡小學之道指示學問之方扶植世道再振道脉兩人道學之功實無前後之別在今崇報之典誠宜並行不可獨舉也蓋兩賢從祀已有其論而莫有倡導者今先生因自仁傑之疏請趙先生配享文廟之議而並請金先生者實自先生始由是八方多士聞風繼起其衛道之功大矣因旱灾請減常供及浮費且罷丁未己酉之獄削李芑鄭彦慤官爵○又因灾條陳四事即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訟也言甚切至上皆採納請立正供都監上亦從之代納之弊奸濫之習自此息矣力請伸一柳削僞勳上允之乙巳寃死諸人已於戊辰之春因先生之請復官爵放緣生還籍沒而獨柳相公灌柳尚書仁淑猶未伸雪衛社僞勳亦未之削矣至是先生日與諸宰刻章力爭九月率百官廷請五日別上劄極論天命人心去就之機國家治亂所由

之本終允其請上參力辭得請遞拜領中樞府事仍兼領

經筵先生自丁卯已有必退之計疏啓狀劄前後凡百上而上答愈眷至是辭益力期於得

請上勉從之先生既閑居親戚之外凡往來賓客皆辭以病老唯以讀書爲樂至於展筭計數夜

則燃炷照書孜孜若不及以此自娛者凡三歲取從孫士修定之爲長子禮

悅之後從悅嫡無嗣先生常擇於諸姪孫得伯公第三子繼悅之次子士修而器重之取養

于膝下教誨成立至是命禮悅子之後士修官至五贈贊成有四子曰必亨官校理贈直提學曰必

榮官右參贊贈領議政曰必成官縣令贈永旨曰必行官應教贈吏曹參判

五年宣祖四年辛未先生七十三歲二月曾孫必亨生

六年宣祖五年壬申先生七十四歲秋七月初七日進遺

劄卒于正寢昔六月先生已有疾至是病革却醫而語子曰天祿已終豈可服此延生

篤實知識超詣實間氣之人也自宏弼遭禍之後士氣墜地莫知趍向光祖復倡小學之道指示學問之方扶植世道再振道脉兩人道學之功實無前後之別在今崇報之典誠宜並行不可獨舉也蓋兩賢從祀已有其論而莫有倡導者今先生因自作傑之疏請超先生配享 文廟之議而並請金先生者實自先生始由是八方多士聞風繼起其衛道之功大矣因旱災請減常供及浮費且雪丁未己酉之獄削李芑鄭彦慤官爵○又因災條陳四事即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訟也言甚切至上皆採納 請立正供都監 上亦從之代納之弊奸濫之習自此息矣力請俾一柳削僞勳 上允之乙巳冤死諸人已於戊辰之春因先生之請復官爵放緣坐還籍沒而獨柳相公灌柳尚書仁淑猶未伸雪衛社僞勳亦未之削矣至是先生日與諸宰刻章力爭九月率百官廷請五日別上劄極論天命人心去就之機國家治亂所由

之本終允其請 上冬力辭得請遞拜領中樞府事仍兼領

經筵先生自丁卯已有必退之計疏啓狀劄前後凡百上而 上答愈眷至是辭益力期於得請 上勉從之先生旣閑居親戚之外凡往來賓客皆辭以病老唯以讀書爲樂至於展箒計數夜則燃炷照書孜孜若不及以此自娛者凡三歲取從孫士修之爲長子禮悅之後從悅嫡無嗣先生常擇於諸姪孫得伯公第三子繼悅之次子士修而器重之取養于膝下教誨成立至是命禮悅子之後士修官至五贈贊成有四子曰必亨官校理贈直提學曰必榮官右參贊贈領議政曰必成官縣令贈承旨曰必行官應教贈吏曹參判

五年 宣祖四年 辛未先生七十三歲二月曾孫必亨生

六年 宣祖五年 壬申先生七十四歲秋七月初七日進遺劄卒于正寢先六月先生已有疾至是病革却醫而語子曰天祿已終豈可服此延生

第欲貢一言其草之其畧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爲
大　殿下之學於致知之功思過半矣涵養之功
多有不逮辭氣之間戢之頗厲接下之際或少溫
潤伏願於此加功焉二曰接下有威儀威儀之際
不可不謹臣下進言當優容禮貌不宜事事表襮
高自賢聖如此則百僚解體救過不暇矣三曰辨
君子小人臣聞君子小人自有定分不可掩也苟
君子也雖小人致治用之勿貳苟小人也雖有私
意去之勿疑四曰破朋黨之私今世之人或有身
無過擧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不事
行檢不務讀書高談大言結爲朋比則以爲高致
遂成虛僞之風此乃　殿下公聽並觀務去此弊
之特也不然終必爲國家難救之患矣一言之後
不復加點曰楚辭中惜往日諸篇古人謂臨絶之
辭顚倒踈鹵文雖如此亦何妨乎餘無一言及私
屛婦人遷正寢東首而逝嘗製深衣幅巾遇閑輒
服自解職常服于靜室至是襲之治命也劄入
敎曰啓辭當省警其後有所言乎遣承旨問疾至
則已無及矣訃聞　上震悼命賜祭需輟朝三
日遣近侍弔祭官庀喪事○時沈義謙以　東朝

至親肺世襲之權欲擅朝政籠絡搢紳將有朋黨之漸先生蓋嘗憂之深矣及遺劄之上乃惡其切中情狀抵掌爭起以逞宿憾謂先生做出朋黨無形之說眩惑君聽乃於七月十九日朝講時李珥以反覆小人遺劄眩惑等語啓于上左相洪暹曰指人以朋黨雖似未便然李某與臣同朝最久平日每以君子自處性又剛方識見儘高今不可謂無學問憂國一念至死不變豈有貽禍士林之心而有此說乎今若指以小人渠雖在地下亦不服矣世人以某之功德比之韓富矣後珥又專躡醜詆至曰某藏頭匿形鬼談蜮說又曰某之言媢嫉之嗜矣陰賊之赤幟文曰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於是三司羣和而交攻至請追罪而如沈相公喜壽趙舍人廷機諸人亦多立異者幸賴聖明照燭終不得售其計時吳判書祥赴京道聞論先生之報有詩曰功在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何累地中身詩見李芝峯睟光類說而申象村欽春城錄亦載此詩曰某以顧命元老受遺迎立從然有大臣風采朝野倚以爲重臨終有遺疏措論時事

以爲將有朋黨之漸新進士流慮不及遠至上章
請罷不遺餘力極口詆誚而 宣廟不從不十年
其之言乃驗人益服其先見世誦吳詩以爲知言
云詩人林白湖悌亦有忠言一劄推先見之句金
清陰尚憲亦撰趙舍人墓碣曰李相其險沒遺疏
言朝廷有朋黨之漸時議深詆儗多非倫公進白
其言雖過出於憂國無他賜謂之小人則何可服
人心乎終不雷同云後數年果有東西之黨朝著
角立久而益甚至今百餘年爲國家難救之患先
生之言益驗矣黨論初起 上亦有教曰其險終
獻忠指上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九
底和平之意也 上之追服其先見者如此
月十九日葬于楊根郡治西高要洞卽伯公墓右
別岡也先生
初號南堂又號紅蓮居士號改東皐嘗欲
倣程太中自撰墓誌臨終略草不克就
神宗萬曆七年宣祖十二年己卯九月十三日夫人金氏
卒卯參判楊震女也十一月十七日
祔先生墓南鳴蛄里乾向原窆焉

八年（宣祖十三年）庚辰春遷先生墓于鳴岾與夫人同兆（先生誌文上洛金貴榮撰夫人誌文鵝溪李山海撰神道碑文則盧穌齋所撰而乙卯禦倭之功實載其中及壬辰之亂倭奴見而擊碎之其後末及重建只有墓前表石先生行狀亦穌齋所撰）

十八年（宣祖二十三年）庚寅以改宗系功追錄先生光國原從第一等（奏請使尹根壽改宗系得請賞奉會典全編以來錄前後奏請十九人冊爲光國功臣先生歿二十餘年錄爲原從者實記丁卯之事而冊功之際亦爲人所沮不得預於正勳云）

三十年（宣祖三十五年）壬寅追被清白之選（與崔相國興源同被其選）

三十八年（光海君二年）庚戌賜諡忠正從享于宣祖大王廟庭（諡法危身奉上曰忠以正服之曰正宣祖祔太廟時與退溪先生並享于）

廟庭知製教崔晛製進　教文○崇禎後　仁祖
丁亥年間清安士林爲先生欲俎豆以奉之旣嘗
立書院未及奉安爲其時掇道者所沮竟不果而
清之士論則至今未泯云○　孝廟時閔大憲應
亨疏請錄用先生奉祀孫五世孫最晩遂除齋郎
今　上朝大臣亦請錄用最晩之子肇源又除齋
郎

東皐先生年譜終

功在宗祊澤在民能全
終始獨斯人不待百秊
公議定是非倘累地之中
身哉

東皐集卷之三

是非